角色短篇：易碎品

——先生，贵重物品，请轻拿轻放。

“Ashen？是你么？别躲在门外了，进来吧。”

为什么？博士每次都能发现自己，真是奇怪。

“抱歉啊，姑娘，我今天有点小事，白天只能让小唐抽空陪你一会。”

博士从早上七点开始就坐在那了，现在都……呃……快到第二天了。一点小事？到底是什么呢？

自己靠在博士的椅背上这么想着。

从其他实验室接过来的杂活？

新来的那个怪家伙？

有关自己？

还是有关自己的劣化脑？

博士是个很少说话的人，只有在录音的时候才会讲个不停。

所以自己猜不到博士在做什么。

但他现在就坐在自己背后的椅子上，沉默着，就连起伏的呼吸声也放缓了节奏。

“博士，您不休息一下吗？小莹姐早就去睡了。”

其实自己并不介意一整晚都呆在充斥着机油与漂白水气味的实验室里，但呆在博士身边多少会让劣化脑安分一些。

“博士？”

他睡着了？

“啊！”

好像是的。自己回身瞥了一眼。

现在的他看起来太憔悴了。

甚至瞧不见他平时的笑容。

“……”不知为何，我有些迟疑。

汗水在他的额头上渐渐风干，汗渍在他的脸颊旁画上印记。D.I.V.E从没告诉过自己现在该怎么去做，但不属于劣化脑的那部分自己伸出了手。

我看不见那天夜里自己对它露出的表情，但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它无机质的双瞳在那一瞬间泛起的淡色荧光。

只是回眸而已。

甚至让我怀疑它是否为我的造物。

它是奇迹，出自我的双手的奇迹。

在此时，它令我愕然。

“博士？您怎么了……啊不，我怎么了吗？”

那个女孩瞪大了双眼，望向我的视线中掺杂了不易察觉的困惑。

“啊……没什么。”我刚才是在看着它发呆么？

说实话，我觉得就连Ashen都可以看出我此时的狼狈。

被冷汗洇湿的报告书凌乱地糊在了桌上。

本应该触手可及的眼镜与钢笔此刻也不翼而飞。

昏黄的灯下，我那伴着睡意的潦草字迹根本没法辨认。

哪怕是面对这孩子，我为自己“开脱”的诡辩都显得太过无力、太过拙劣。

先歇息吧。

“可能是有些累了……没事的。”Ashen没有体温的指尖划过我的侧脸。“你先坐下吧，我站起来活动活动。”

Ashen把椅子扶正，坐上去，蜷缩起来，用双臂抱住膝盖。

“博士。”

此刻的它像是一件精巧的工艺品，一具可以乱真的人偶。

但我能感觉到，它是活着的。

它不是被塞满便条的匣子，而是被打开入口的深渊。

“怎么了？Ashen？”我回过身，面对着它。

“实验室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自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自己拥有了博士口中的好奇心吧。

我一时间竟想不到该如何去回答这个天真的孩子，现在的世界里只剩下怪异与荒谬。

……在那一周里有太多的人失去了财产、家园、亲人、朋友，甚至是国家。

现在的世界，是正在以人类为食的怪物。

现在仅存的32个国家为了残余的9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剑拔弩张。

但就像一个不知如何回答女儿问题的父亲，我只能将真相讲述给这个充满好奇心小女孩。

“外面的世界啊，像是一个巨大的熔炉，熔铸了无数的人类，人类再反过来维持这个熔炉的运作。”我没有考虑Ashen的感受，只是自顾自的说着，恐怕Ashen也很难听懂那些。

“外面的人用战争去创造价值，用愚昧去换取和平。他们用生命掠夺土地，再在得到的土地上掠夺生命。外面的世界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灰暗。”

说起来，自己在南斯拉夫革命后也再没离开过实验室。

南斯拉夫革命，那可能是我此生最恐怖的回忆。

我从未想到我会亲口讲述这段历史。

“我曾见过一位士兵嘶吼着冲出堑壕，举起没有手指的残肢托起步枪向敌人射击，然后被延时地雷炸成碎片。坦克碾过他的残骸，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从坦克上跳下壕沟，倾泻出数道呼啸的钢流。”

但Ashen肯定能听懂这个。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坦克时的情景，南斯拉夫革命刚刚开始。

“拿着冲锋枪的人带上了防毒面具，掷出了数只喷着烟雾的钢制小罐。我们以为是普通的烟雾弹，直至有人发出嘶哑的哀叹，然后像是烂肉般瘫倒在地上。还活着的人用指甲划烂自己的喉咙，流出的动脉血几乎要铺满了堑壕。我还活着是因为那些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活下去。”

他们将我围在中间，身后的人被数颗子弹击中，我能听见血液渗入尘土的细声。

我甚至觉得是我杀了他们。

“25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只剩下他们的狙击手，那些被掩埋在堑壕内的士兵也和他们一样可敬。”

“这样的冲突在南斯拉夫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何况整个世界。一战几乎将人类的文明与经济燃烧殆尽，北冰洋事件吞没了我们多数的栖息之地。”

南斯拉夫的独立就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始。

当我回过神时，Ashen盯着我，盯着一个经历过战争的疯子。

“博士，别再……说了。”

我知道，我打破了一个小女孩的美好幻想。

“抱歉，Ashen，我不该和你说这些。”

道歉，会有用么？

它会原谅我，但我说过的话会像烙印般纂刻在它的劣化脑里。

自己从博士的口中第一次了解了外界的真容。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案。

自己很难去接受这样的事实。不得不去使用拜伦规则去维持理智。

……

“它”又要来了，来剽掠自己的心智。

就这样睡过去吧……还有他在自己的身边。

“没关系的，博士。但我有些困了。”

那就睡吧，Ashen。

“晚安。”

尽管我知道，入睡对这个孩子来说等同于跌入梦魇。

但我脱下了实验服。将它披在Ashen的肩上。

祝愿她能有个好梦。

当她离开这里时，会在那泛着光的双瞳中映出什么呢？

DEC的员工第一次把劣化脑送来的时候说了什么来着？

“先生，贵重物品，请轻拿轻放。”

对于身为科学家的我，违规操作是我最不应该犯下的